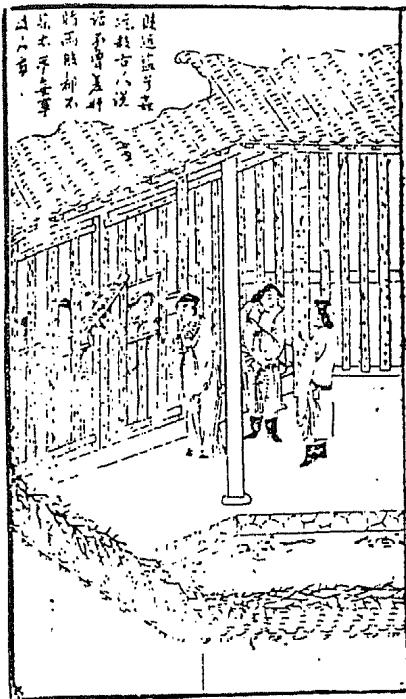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景行見二十
挂真林字品



此通鑑序
說教古人
活不啻
新而故
不
亦不
亦不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得便宜處笑嘻嘻

不遂心時暗自悲

誰識天公顛倒用

得便宜處失便宜

近時有一人姓強平日好占便宜倚強凌弱里中都
懼怕他熬出一个誦名叫做強得利一日偶出街市
行走看見前邊一个单身客人在地下檢了一个兜
肚兒提起頗重想來其中有物慌忙趕上前攔住客
人說道這兜肚是我哥間脫下來的好好還我客人
道我在前面走你在後面來如何到是你哥間脫下

來的好不通理強得利是客人不從就掣手去掙是扯住兜肚上一根帶子兩下你不鬆我不放街坊人都走攏來問其緣故二人各爭執是自己的兜肚兒衆人不能剖判其中一個老者開言道你二人口說無憑且說兜肚中什麼東西合得着便去的強得利道誰耐煩與你猜謎道白我只認得自己的兜肚還我便休若不還時與你并个死活只這句話衆人已知不是強得利的兜肚了多有懼怕強得利的有心幫襯他便上前解勸道客人你不識此位強人哥麼是本地有名的豪傑這兜肚你是地下檢的料非

已物，就把來結識了這位大哥，也是理所當然。客人被勸不過，便道：「這兒肚果然不是小人的，只是則可義取，不可力奪。既然列位好言相勸，小人情願將兜肚打開，看是何物。若果有些采頭，分作三股：小人與強大哥各得一股，那一股送與列位們做個利市。」店中共飲三杯，以當酬勞。那老者道：「客官最說得是。」強大哥且放手，都交付與老漢手裏。老者取兜肚打開，看時，中間一个大布包包中，又有三四疊紙，裹着光面兩錠雪花樣的大銀，每錠有十兩重，強得利見了這兩錠銀子，愛不可言，就使歡心起來，便道：「論起三

股分開可借鑒壞了這兩個銀兒我身邊有幾兩散碎銀子要去買生口的把來送與客人留下這銀兒與我能一頭說一頭在腰裏摸將出來三四个零碎包兒裝起還稱不上四兩銀子連衆人喫酒東道都在其內客人如何肯收兩下人爭嚷起來又有人點撥客人道這位強大哥不是好惹的你多少得些采去罷老者也勸道客官這判兩銀子都把與你我們衆人這一股不要了那一目不喫酒省了這東道奉水你二位罷口裏說時那兩錠銀子在老者手中已被強得利字手搶去了那客人沒奈何只得留了這

四兩銀子，強得利道。雖然我身邊沒有碎銀，前街有
個酒店是我舅子開的，有勞衆位多時，少不得同去
一坐。衆人笑道：「恁地時，連客官也去喫三杯，今後就
做個相識。」一行十四五人，同走到前街朱三郎酒店。
裏大接上坐下，強得利一來，白白裏得了這兩錠大
銀，心中歡喜。二來感謝衆人幫襯，三來討了客人的
便宜，又賴了衆人，一展利市，心上也未免有些不安。
況且是自己舅子開張的酒店，越要賣弄好酒好食，
只顧教撥來喫，得個不亦樂乎。衆人个个醉飽，方纔
撒手，共喫了三兩多銀子。強得利教記在自家帳上。

眾人出門作別各自散訖客人乾淨得了四百銀子
也自歸家去了過了兩日強得利要買生口舅子店
裏又來取酒錢家中別無銀兩只得把那兩錠雪白
樣的大銀在一個傾銀鋪裏去傾銷指望加出些銀
水那銀匠接銀在手翻覆看了一回手內顫上幾顆
問道這銀子那裏來的強得利道是交易上來的銀
匠道大郎被人哄了這是鐵胎假銀外邊是細絲只
薄薄一層皮兒裏頭都是鉛鐵強得利不信只要擊
開銀匠道整塊時大郎莫慌銀匠動了手乒乒乓兵
響開一個口子那銀皮裂開裏面露出假貨強得利

看了自也不信。一生不曾做這折本的交易。自作自受。埋怨不得別人。坐在櫃卓邊。呆呆的對着這兩錠銀子。只顧看引下許多人進店。都來認那鐵胎銀的。說長說短。強得利心中越氣。正待事事發作。只見門外兩個公差走人大喝一聲。不由分說。將錠子扣了。強得利的頭連這兩錠銀子都解到一個去處。來原來本縣庫上錢糧收了幾錠假銀。知縣相公暗差做公的在外緝訪。這兜肚裏銀了。不知是何人掉下的。那錠樣正與庫上的相同。因此被做公的拿了解上縣堂。知縣相公一見了這錠樣。認定是造假銀的。先

棍不容分訴。一上打了三十毛板。將強得利送入監裏。要他賠補庫上這幾錠銀子。三日一比較。強得利無可奈何。只得將田產變價。上庫。又央人情在知縣相公處說明。這兩錠銀子的來歷。知縣相公聽了。分上饒了他罪名。釋放寧家。共破費了百外銀子。一个小家當。弄得七零八落。被里中做下幾句口號。傳做笑話。道是

強得利強得利。做事全不濟得了。兩錠案銀破了。百金家計。公堂上毛板是我打來。酒店上東道別人喫去。似此折本生涯。下次莫要淘氣。從今改強。

爲弱得利喚做失利再來嘴裏欺鄰只怕縮不上
鼻涕

這段話叫做強得利貪財失采正是得便宜處失便宜如今再講一個故事叫做陸五漢硬留合色鞋也是爲討別人的便宜後來弄出天大的禍來正是
爽口食多應損胃 快心事過必爲殃

話說 國朝弘治年間浙江杭州府城有一少年子弟姓張名蓋積祖是大富之家幼年也曾上學攻書只因父母早喪没人拘管把書本拋開專與那些浮浪子弟往來學就一身吹彈蹴鞠慣在風月場中賣

弄煙花陣裏鑽研，因他生得風流俊俏，多情知趣，又有錢鈔使費，小娘們多有愛他的，奉得神魂顛倒，連家裏也不思想，妻子累諫不止，只索由他。一日正值春間，西湖上桃花盛開，留夜請了兩個名妓，一個喚做嬌嬌，一個叫做倩倩，又約了一般幾個子弟，教人喚下湖船，要去遊玩，自己打扮起來，頭戴一頂時樣縐紗巾，身穿着銀紅吳綾道袍，裏邊縐花白綾襯兒，脚下白綾襪，大紅鞋，手中執一柄書畫扇子，後面跟一個垂髫標致小廝，叫做清琴，是他的寵童，左臂上掛着一件披風，右手拿着一張絃子，一管紫簫，都是

蜀錦製成裳兒盛裝了家中望錢塘門相候而水
却打從十官子巷中經過忽然抬頭看見一家臨街
樓上有個女子揭開簾兒溪那梳粧鏡水那女子生
得甚是嬌艷怎見得有清江引為證

誰家女兒委實的好賽過西施貌面如白粉目如
似烏雲鏡若得他近身時魂靈兒都掉了

張蓋一見身子就酥了半邊便立住脚不肯轉身假
意咳嗽一聲那女子潑了水正待下簾忽聽得咳嗽
聲響望下觀看一眼瞧見個美貌少年人物風流打
扮喬畫也似昨流盼兩面對觀四目相覷那女子不

覺微微面笑，張蓋一發竟不附體，只是上下相問，不能通話。正看間，門裏忽走出個中年人來，張蓋急忙回避。等那人去遠，又復走轉看時，女子已下簾進去，站立一回，不見蹤影。教清琴記了門面，明日再來打探。臨行時，還回頭幾次，那西湖上，平常是他的御道，路偏這日見了那女子行一步，側一步，就如走幾百里山路一般，甚是厭煩。出了錢塘門來，到湖船上，那時兩個妓女和着一班子弟都已先到，見張蓋上船，俱走出船頭相迎。張蓋下了船，清琴把衣服絃子筒兒放下，箱子開箱，勾欄心中心去。那一日天色晴明，堤

上桃花含笑，柳葉舒眉，往來踏春，士女攜酒挈妓，紛紛如蟻，有詩爲証。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錦把杭州作汴州

且說張蓋船中這班子弟們，一个个吹彈歌唱，施逞技藝，偏有張蓋一意牽掛那樓上女子，無心歡笑，托腮呆想，他也不像遊春到似傷秋光景。衆人都道：「張大爺平昔不是恁般，今日爲何如此不樂？」必定有甚緣故。張蓋含糊答應，不言所以。衆人又道：「大爺不要敗興，且開懷喫酒，有甚事等我家弟兄與你去解紛。」

又對嬌嬌倩倩道想是大爺怪你們不來幫襯故此
着惱還不快奉盃酒兒下禮嬌嬌倩倩真个篩過酒
來相勸張蓋被衆人鬼譏勉強酬酢心不在焉未到
晚就先起身衆人亦不強留上了岸進錢塘門原打
十官子巷經過到女子門首復咳嗽一聲不見樓上
動靜走出巷口又盤轉來一連數次都無音响清琴
道大爺明日再來罷若只管往來被人疑惑張蓋依
言只得回家明日到他家左近訪問是何等人家有
人說他家有名叫做清殺星清用夫妻兩個止生二
女年纔十六喚做壽兒那老兒與一官宦人家薄薄

裏有些三瓜兩豆，冒着他的勢頭，專在地方上嚇詐人的錢財，騙人酒食，地方上無一家不怕他，無一个不恨他。他是个賴皮刁鑽主兒，張蓋醉了，記在肚裏，慢慢的在他門首踱過，恰好那女子開簾遠望，兩下又復相見，彼此以目送情，轉加親熱。自此之後，張蓋不時往來，其下探聽，以咳嗽爲號，有時看見，有時不見，眉來眼去，兩情甚濃，只是無門得到樓上。一夜正是三月十五，皓月當天，潭如白晝，張蓋在家坐立不住，吹了夜飯，趁着月色，獨步到潘五用門首，並無一个人來往。見那女子正捲起簾兒，倚窗望月，張蓋在下看見。

輕輕咳嗽一聲上面女子會意彼此微笑張蓋袖中摸出一條紅綾汗巾結个同心方勝圍似一塊望上擲來那女子雙手來接恰好正中就月底下仔細看了一看把來袖過就脫下一隻鞋兒投下張蓋雙手承受看時是一隻合色鞋兒將指頭量摸剛剛一拈把來繫在汗巾頭上納在袖裏望上唱个咒語女子還了个萬福正在熱鬧處那女子被父母呼喚只得將窻兒閉上自下樓去張蓋也興盡而返歸到家裏自在書房中宿歇又解下這隻鞋兒在燈前細觀果是金蓮一瓣且又做得甚精細怎見得也有清江引

爲話

戲鞋兒三寸輕羅軟窄勝菜花片若還滿花只
費分毫線惟他香噴噴不沾泥只在樓上轉

張蓋看了一回依舊包在汗巾頭上心中想道須尋
個人兒通信與他怎生設法上得樓去方好若只如
此空研光眼飽肚飢有何用處左思右算除非如此
方能到手明日午前袖了些銀子走至潘家門首望
樓上不見可人便遠遠的借個人家坐下看有甚人
來往事有湊巧坐不多時只見一個丫婆手提着小
竹槿進他家去約有一個時辰依原提着小竹槿出

來從舊路而去。張蓋急趕上一步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慣走大家賣花粉的陸婆。就在十官子巷口居住。那婆子以賣花粉爲名，專一做媒作保，做馬油六正。是他的專門。故此家中甚是活動。兒子陸五漢在門前殺猪賣酒，平昔和酒撥添，是个兒徒。連那婆子時常要教訓幾拳的。婆子怕打，每事到都依着他，不敢一毫違拗。當下張蓋叫聲陸媽媽，陸婆回頭認得，說道：「呀，張大爺何來？」連日少會。張蓋道：「適纔去尋个朋友，不遇，便道在此經過。你怎一向不到我家走走？」那些丫頭們都望你的花哩。」陸婆道：「老身日日要來拜，

望大娘倘有這些沒正經事，絆住身子，不曾來得。一頭說，已到了陸婆門首，只見陸五黨在店中賣肉，賣酒，十分熱鬧。陸婆道：「大爺喫茶去便好，只是家間醃鹹，不好屈得貴人。」張蓋道：「茶到不消，還要借幾步路說話。」陸婆道：「少待，連忙進去放了竹擔出來。」道：「大爺有甚事，作成老媳婦？」張蓋道：「這裏不是說話之處，且隨我來，直引到一個酒樓上，揀個小間兒中坐下，酒保放下杯筯，問道：『可還有別客麼？』」張蓋道：「只我二人，上好酒，暖兩瓶來。」時新果子先將來，案酒好喫，只消三四味就勾了。酒保答應下去，不一時，都已取到。

且做一桌子斟過酒來，喫了數盞，張蓋打發酒保下
去，把閤子門閉了。對陸婆道：「有一事要相煩媽媽，只
怕你做不來。」那婆子笑道：「不是老身誇口，憑你天大
樣疑難事體，經着老身，一了百當。」大爺有甚事，只管
分付來。包在我身上，與你完成。張蓋道：「只要如此便
好。」當下把兩臂靠在卓上，舒着頸，向婆子低低說道：「
有個女子，要與我勾搭，只是沒有做腳的，難得到手。
曉得你與他家最熟，特來相求去通個信兒。若說法
得與我一會，決不忘恩。今日先有十兩白物在此，送
你開手。事成之後，還有十兩，便去袖裏摸出兩個大

簪放在卓上。陸婆道：銀子是小事，你且說是那一家
的。嫌兒張蓋道：十官子巷潘家壽姐，可是你極熟的
麼？陸婆道：原來是這個小鬼頭兒。我常時見他端端
正正，還是黃花女兒，不像要尋野食喫的。怎生着了
你的道兒？張蓋把前後遇見，并夜來贈鞋的事，細細
與婆子說知。陸婆道：這事到也有些難處哩。張蓋道：
有甚難處？陸婆道：他家的老子利害，家中並無一個
雜人，止有嫡親三口，寸步不離。況兼門戶謹慎，早閉
晏開，如何進得他家？這個老身不敢應承。張蓋道：媽
媽，你適纔說天大極難的事，經了你就成。這些小事，

如何便撻故不肯與我周全。想必嫌謝禮微薄。故意作難麼？我也不管。是必要在你身上完成。我便再加十兩銀子。兩匹段頭。與你老人家做壽衣。何如？陸婆兒着雪白兩錠大銀。眼中已是出火。却又貪他後手找帳。心中不捨。想了一回道。既大爺恁般堅心。若老身執意推托。只道我不知敬重了。待老身竭力去圓。看你二人緣分何如。倘圓得成。是你造化了。若圓不成。也勉強不得。休得歸罪老身。這銀子且留在大爺處。待有些動盪。然後來領。他與你這隻鞋兒。到要。把來與我好去做個話頭。張蘆道。你若不收銀子。我怎

其非人

放心。陸婆道：「既如此，權且收下。若事不諧，依舊送還。」把銀揣在袖裏。張蓋摸出汗巾，解下這隻合色鞋兒，遞與陸婆。陸婆接在手中，細細看了一看，喟然道：「果然做得好。」將來藏過。兩個又喫了一回酒食，起身下樓，算還酒錢，一齊出門。臨別時，陸婆又道：「大爺，這事須緩緩而圖，性急不得的。若限期限日，老身就不敢奉命了。」張蓋道：「只求媽媽用心，就遲幾日，也不大緊。」倘有些好消息，竟到我家中來會道罷。各自分別而去。正是：

要將撮合三盃酒

結就歡娛百歲緣

情
心迷情
通月

且說潘壽兒自從見了張蓋之後精神恍惚茶飯懶
沾心中想道我若嫁得這個人兒也不枉爲人一世
但不知住在那里姓甚名誰那月夜見了張蓋恨不
得生出兩個翅兒飛下樓來隨他同去得了那條紅
汗巾就當做情人一般抱在身邊而臥睡到明日午
牌時分還痴迷不醒直待潘婆來喚方纔起身又過
兩日早飯已後潘用出門去了壽兒在樓上又玩弄
那條汗巾只聽得下面有人說話响却又走上樓來
壽兒連忙把汗巾藏過走到胡梯邊看時不是別人
却是賣花粉的陸婆手內提著竹擔同潘婆上來

尋常打五
日馬六
入門計

了樓上陸婆道壽姐我昨日得了幾般新樣好花特
地送來與你連忙開了竹櫥取出一朶來道壽姐你
看何如可像真的一般麼壽兒接過手來道果然做
得好陸婆又取出一朶來道與潘婆道大娘你也看
看只怕後生時從不曾見過樣花樣哩潘婆道真个
我幼時只戴得那樣粗花兒不像如今做得這樣細
巧陸婆道這個只算中等還有上上尤的若看了眼
盲的就亮起來老的便少起來連壽還要增上幾年
哩壽兒道你一發拿出來與我瞧瞧陸婆道只怕你
不識貨出不得這樣貴價錢壽兒道若買你的不起

看是看得起的。陸婆陪笑道：「老身是取笑話兒。壽姐怎認真起來？就連我這籃兒都要了，也值得幾何？待我取出來與你看，只揀好的，任憑取擇，又取出幾朵來，比前更加巧妙。」壽兒揀好的，取了數朵，道：「這花怎麼梳賣？」陸婆道：「呀，老身每常何曾與你爭價？價錢却要問價起來，但憑你分付罷了。」又道：「大娘有熟茶，便相求一碗。」潘婆道：「看花興了，連茶都忘記去取。你要熱的，待我另燒起來。」說罷，往樓下而去。陸婆見潘婆轉了身，把竹撞內花朵整頓好了，却又從袖中摸出一個紅綢包兒，也放在裏邊。壽兒問道：「這包的是什

麼東西陸婆道是一件要緊物事你看不得的壽兒道怎麼看不得我偏要看把手便去取陸婆口中便說決不與你看却放个空謀他一手拈起連叶阿呀假意來奪時破壽兒搶過那邊去打開看叶却是他前夜贈與那生的這隻合色鞋兒壽兒一見滿面通紅陸婆便劈手奪去道別人的東西只管亂搶壽兒道媽媽只這一隻鞋兒甚好東西等般尊重把袖兒包着却又人看不得陸婆笑道你便這樣說不直錢却不道有个官人把這隻鞋兒當似性命一般教我遍處尋訪那對兒哩壽兒心中明白是那入教他

來通信，好生歡喜，便去取出那一隻來，笑道：「媽媽，我到有一隻在此，正好與他恰是對兒。」婆婆道：「鞋便對着了，你却怎麼發付那生？」壽兒低低道：「這事媽媽總是曉得的了，我也不消瞞得。」索問個明白，那生道：「弟的是何等之人，姓甚名誰？」昔做人何如？婆子道：「他姓張，名蓋，家中有百畝家私，做人極是溫存多情，爲了你，日夜牽腸掛肚，廢寢忘食，曉得我在你家相熟，特央我來與你討信，可有个法兒放他進來麼？」壽兒道：「你是曉得我家爹爹又利害，門戶甚是緊急，夜間等我吹息燈火睡過了，還要把火來照過一遍，方

錢下去歇息，怎麼得个算兒，與他相會。媽媽，你有什么計策，成就了，我二人之事。奴家自有奉謝。陸婆相了一相道：「不打緊，有計在此。」哥兒連忙問道：「有何計策？」陸婆道：「你夜間早些睡了，等爹媽上來，照過然後起來，只聽下邊咳嗽爲號，把幾匹布接長，垂下樓來，待他從布上攀緣而上，到五更時分，原如此而下，就從來百年，也沒有那个知覺。任憑你兩個取樂，可不好麼？」壽兒聽說，心中歡喜道：「多謝媽媽玉成。」還是幾時方來。陸婆道：「今日天晚，已來不及明日侵早去約了他，到晚來便可成事。只是再得一件信物與他，方」

醒世恒言

卷十六

五

見老身做事的當，壽兒道：「你就把這對鞋兒一總拿去爲信。他明晚來時，依舊帶還我。」說猶未了，清婆將茶上來，陸婆慌忙把鞋藏于袖中，啜了兩盃茶。壽兒道：「陸媽媽，花錢今日不便，改日來還罷。」陸婆道：「就是幾日不妨得。老身不是這瑣碎的，取了竹撞作別起身。」清婆母子直送到中門口。壽兒道：「媽媽明日若空，走來話話。」陸婆道：「曉得，這是兩個意會的說話。」清婆裏知道，正是。

浪子心，佳人意，不禁睂來和眼去。雖然色膽大，如天中間還要人傳會。伎倆熟，口舌伶俐，兩場要多。

巧計，虔婆綽號馬泊六，多少良家受他累，不怕天，
不怕地，不怕傍人閒放屁，只須瞞却父和娘，暗中
撮就鴛鴦對，朝想對，暮想對，想得人如痴，與醉不
是冤家不聚頭，殺却虔婆方出氣。

且說陸家也不回家，徑望張蓋家來，見了他渾家，只
說賣花。問張蓋時，却不在家。張蓋令家那些三婦女，把
他這些花都拾一個乾淨，也有見，也有餘，混了一回。
等他不及作別起身，明日絕早，袖了那雙鞋兒，又到
張家問時，說昨夜沒有回來，不知住在那甲。陸婆依
舊回到家中，恰好陸五漢要殺一口猪，因副手出去。

了，在那里焦躁見陸葵時家道求得好，且相幫我
縛一縛，猜兒那婆子平昔懼怕兒子，不敢不依，道待
我脫了衣服，幫你望裏邊進去。陸五漢就隨他進來，
見婆子脫衣時，落下一個紅紬包兒。陸五漢只道是
色銀子，拾起來走到外邊解開看時，却是一雙合色
女鞋。喝采道：「誰家女子有恁般小脚？」相了一會，又道：「
這樣小脚女子，必定是有顏色的。」若得抱在身邊，陪
一夜，也不枉此一生。又想到這鞋如何在母親身邊，
却又是穿舊的，有恁般珍重，把紬兒包着，其中必有
緣故。待他尋時，見話兒嚇他，必有實信，原把來包好。

拷在懷裏。婆子脫過衣裳，相幫兒子，得猜來敘了。淨過手，穿了衣服，却又要去尋張蓋。臨出門，把手摸到中時，那雙鞋兒却不見了。連忙復轉身尋時，影也不見。急得那婆子叫天叫地。陸五漢冷眼看母親恁般着急，由他尋個氣歎。方纔來問道：「不見了什麼東西？」這樣着急。婆子道：「是一件要緊物事，說不得的。」陸五漢道：「若說個影兒，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濟，待我與你尋看。」如說不得的，你自去尋，不干我事。婆子見兒子說話蹊蹺，便道：「你若拾得，還了我有許多銀子。」在上勾你做本錢哩。陸五漢見說有銀子，動了火，問道：

拾到是我拾得你說那根由與我方纔還你婆子叫
到裏邊去一五一十把那兩個前後的事細細說與
陸五漢探了婆子消息心中歡喜假意驚道早是與
我說知不然幾乎做出事來婆子道却是爲何陸五
漢道自古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這樣事怎掩
得人的耳目況且濫用那個老強盜可是惹得他的
麼倘或事露曉得你賺了銀兩與他做腳那時不要
說把我做本錢只怕連我的店底都倒在他手裏還
不像意哩陸婆被兒子一嚇心中老大驚慌道兒說
得有理如今我把這銀子和鞋兒還了他只說事體

不請不管他問候罷了。陸五漢笑道：「這銀子在那裏？」
陸婆便去取出來，與兒子看。五漢把下伯了道：「母親，
這銀子和對兒留在這裏，萬一後日他們從別處弄
出事來，連累你時，把他做個証見。若不到這田地，那
銀子落得用的。」他敢率計麼？陸婆道：「倘張大老來問
回音，却怎麼處？」五漢道：「只說他家門戶緊急，一時不
能若有機會，便來通報。」回他數次，自然不來了。那婆
子銀子對兒都被五漢拿去，又不取討，手中沒了。把
柄又怕弄出事來，也不敢去約張益，且說陸五漢把
這十兩銀子，辦起幾件華麗衣服，也買一頂紗紗巾。

見到牆上，手裡發了約莫一更時分，將行頭打劫起下，把鞋兒藏在袖裏，取鎖反鎖了大門，一徑到潘家門首，其夜微雲籠月，不甚分明，且喜夜深人靜，陸五漢在樓牆下，輕輕咳嗽一聲，上面奇兒聽得，連忙閃窗，那窗白裏呀的有聲，奇兒恐怕驚醒爹娘，卽卓上取過茶壺來，洒些茶在裏邊，聞時却就不响，把布一頭緊緊的縛在柱上，一頭便垂下來，陸五漢見布垂下，滿心歡喜，擦衣擦步上前，雙手挽住布兒，兩腳挺在牆上，逐步捱將上去，頃刻已到樓窗邊，輕輕跨下，奇兒把布收起，將窗兒掩上，陸五漢就雙手抱住。

可謂可謂

如見如聞

便來親嘴壽兒即把舌兒度在五美口中此時兩情
火熱又是黑暗之中郭靜真假相假相抱解衣就寢
五漢將壽兒雙股拍開鴉身上去壽兒亦聳身而就
真个你貪我愛被陸五漢恣情取樂正是

豆蔻包香却被枯藤胡纏海棠含蕊無端暴雨摧
殘鴛鴦占錦鴛之窠鳳凰作凡鴉之偶一个口裏
呼肉肉肝肝還認做床中行貨一个心裏想親親
愛愛那知非樓下可人紅娘約張洪瑞訂鄭恒郭
素學王軒偶迷西子可憐美玉嬌香體輕付屠酤
市井人

當下雨散雲收，方纔氣潤。五漢將出那雙鞋兒，細述向來情狀。青兒也訴想念之由，情猶未足，再赴陽臺。愈加思愛，到了四更，即便起身，開了窻，依舊把布放下。五漢攀援下去，急奔回家。青兒把布收起，裁過，輕輕閉上窻兒，原復睡下。自此之後，但是雨下月明，陸五漢就不來，餘則無夜不會，往來約有半年，十分綢繆。那青兒不覺面目語言，非復舊時。潘用夫妻心中疑惑，幾遍將女兒盤問。青兒只是咬定牙根，一字不吐。那晚五漢又來，青兒對他說道：「爹媽不知怎麼有些知覺，不時盤問，雖然再四白賴過了，兩夜防謹，愈

以市
兄之
宜天
道宜
可

飯倘然候着大家不好今後你且勿來待他憐急些
兄再圓歡會五漢口中答道說得是心內甚是不然
到四更時又下樓去了當夜潘用豚腕中覺道樓上
有些唧唧噥噥側着耳要聽个仔細然後起來捉奸
不想聽了一回忽地睡去天明方醒對潘婆道阿奇
這賤人飯下不明白的勾當是真了他却還要口硬
我昨夜明明裏要得樓上有人說話欲待再聽幾句
起身去捉他不想却睡着去潘婆道便是我也有些
疑心但算來這樓上没个路道兒通得外邊難道是
神仙鬼怪來無跡去無蹤潘用道如今少不得打位

一頓拷問他真情出來。潘安道：「不好。」常言道：「家醜不可外揚。」若這一打鄰里都要曉得了。傳說開去，誰肯來娶他？如今也莫論有這事，沒這事，只把女兒臥房遷在樓下。臨臥時，將他房門上落了鎖，萬無他虞。你我兩口搬在他樓上去睡。看夜間有何動靜，便知就裏。潘用道說得有理。到晚間，喫夜飯時，潘用對壽兒道：「今後你在我房中睡罷。我老夫妻要在樓上做房了。」壽兒心中明白，不敢不依，只暗暗地叫苦。當夜互相更換。潘用把女兒房門鎖了，對老婆道：「今夜有人上樓時，拿住了，只做賊論。」結果了他，方出我這氣。把

此教
布此

意兒也不扣上。惟候拿人，不題。潘用夫妻商議，且說陸五漢當夜壽兒叮囑他，且緩幾時來。心上不悅，却也熬定了數晚，果然不去。過了十餘日，忽一晚，注心蕩漾，按納不住，又想要與壽兒取樂，恐怕潘用來捉奸，身邊帶着一把殺猪的尖刀，防備出了大門，把門反鎖好了。直到潘家門首，依前咳嗽。等候一回，樓上毫無動靜，只道壽兒不聽見，又咳嗽兩聲，更無音響。疑是壽兒睡着了。如此三四番，看看等至四鼓，事已不諧，只得回家。心中想道：他見我好幾夜不去，如何知道我今番在此？這也不要怪他。到次夜又去。依原

不見動靜等得不耐煩心下早有三分忿怒到第三夜自己已在家中喫个半酣等到更闌搗了一張梯子直到潘家樓下也不打暗號一徑上到樓窻邊把窻輕輕一拽那窻呀的開了五漢跳身入去抽起梯子閉上窻兒摸至床上來正是

一念願邀雲雨夢

片時飛過鳳皇樓

却說潘用夫妻初到樓上這兩夜有心探聽風聲不敢熟睡一連十餘夜靜悄悄地老鼠也不聽得叫一聲心中已疑女兒沒有此事提防便懈怠了事有偶然恰好這一夜壽兒房門上的搭鈕斷了下不得鎖

潘婆道：「只把前後門鎖斷，房門上用个封條封記。這一夜料沒甚事。」潘用依了他說話。其夜老夫妻也用了幾杯酒，帶着酒熱，兩口兒一頭睡了，做了些不三不四沒正經的生活。身子困倦，緊緊抱住睡覺。故此五漢上來開窗，極分毫不知。且說五漢摸到床邊，正要解衣就寢，却聽得床上兩個人在一頭打躬，心中大怒道：「怪道兩夜咳嗽，他只佯睡着不歇。采我原來這淫婦又勾搭上了別人，却假意推說父母盤問教我且不要來，明明斷絕我。了這般無恩淫婦，要他怎的？」身邊取出尖刀，把手摸着二人頸項，輕輕透入。

金瓶梅
卷十六

夫刀一勒元將潘婆殺死還怕咽喉未斷把刀在肉三四搖眼見不能活了。覆刀轉來也將潘用殺死替抹了手上血污將刀藏過。推開窗子把梯兒墜下跨出樓窻把窻依舊閉好。輕輕溜將下來。撈起梯子飛奔回家去了。且說青兒自換了臥房恐怕情人又來打暗號露出馬脚放心不下。到早上不見父母說起那一日方纔放心。到十餘日後全然沒事。這一日睡醒了。守到巳牌時分。還不見父母下樓。心中奇怪。曉得門上有封記。又不敢自開。只在房中聲喚道。爹媽起身罷。天色晏了。如何還睡。叫喚多時並不答應。

如此處位
指點何處

只得開了房門走上樓來揭開帳子看時但見滿床
流血血泊裏挺着兩個屍首壽兒驚倒在地半晌方
甦撫床大哭不知何人殺害哭了一回想道此事非
同小可若不報知鄰里必要累及自己即便取了鑰
匙開門出來却又怕羞立在門內喊道列位高鄰不
好了我家爹媽不知被甚人殺死乞與叔家做主連
喊數聲那些對門隔壁并街上過往的人聽見一齊
擁進把壽兒到牆在後邊都問道你爹媽睡在那里
壽兒哭道昨夜好好的上樓今早門戶不開不知何
人把來雙雙殺死衆人見說在樓上都趕上樓揭開

帳子看時，老夫妻果然發死在床。衆人相看這屍，又
臨着街道上面，雖有棧窻，下面却是包廂牆，無處尋
援上來。壽兒又說：「門戶都是鎖好的，適纔方開，家中
却又無別人。」都道：「此事甚是蹊蹺，不是當死的。」即時
報地方，擡甲來看。同着四鄰引壽兒去報官。可憐
壽兒從不曾出門，今日事在無奈，只得把包頭齊眉
兒了，鎖上大門，隨衆人望杭州府來。那時問動半個
杭城，都傳說這事。陸五漢已曉得殺錯了，心中懊悔
不及，失張失智，顛倒在家中尋鬧。陸婆向來也曉得
兒子些來踪去跡，今番殺人一事，定有干涉，只是不

敢問他却也懷着鬼胎不敢出門正是

理直千人必往

心虧寸步難移

且說衆人來到杭州府前正值太守坐堂一齊進去
稟道今有十官子巷潘用家夜來門戶未開夫妻俱
被殺死同伊女壽兒特來稟知太守喚上壽兒問道
你且細說父母什麼時候睡的睡在何處壽兒道昨
夜黃昏時喫了夜飯把門戶鎖好雙雙上樓睡的今
早已醒時分不見起身上樓看時已殺在被中樓上
窻榻依舊關閉下邊門戶一毫不動封鎖依然太守
又問道可曾失甚東西壽兒道件件俱在太守道豈

有門戶不開却殺了人東西又一件不失事有可疑想了一想又問道你家中還有何人壽兒道止有嫡親三口並無別人太守道你父親平昔可有仇家麼壽兒道並沒有甚仇家太守道這事却也作怪沉吟了半晌心中忽然明白教壽兒擡起頭來見包頭蓋着半面太守令左右揭開看時生得非常醜陋太守道你今年幾歲了壽兒道十七歲了太守道可曾許配人家麼壽兒低低道未曾太守道你的睡處在那裏壽兒道睡在樓下太守道怎麼你到住在下邊父母反居樓上壽兒道一向是奴睡在樓上半月前換

下來的太守道爲甚換了下來壽兒對答不來道不知爹媽爲甚要換太守喝道這父母是你殺的壽兒着了急哭道爺爺生身父母奴家敢做這事太守道我曉得不是你殺的一定是你心上人殺的快些說他名字上來壽兒聽說心中慌張賴道奴家足跡不出中門那有此等勾當若有時鄰里一定曉得爺爺問鄰里便知奴家平昔爲人了太守笑道殺了人鄰里尚不曉得這等事鄰里如何曉得此是明明你與奸夫往來父母知覺了故此半月前換你下邊去睡絕了奸夫的門路他便忿怒殺了不然爲甚換你在

樓下去睡俗語道賊人心虛壽兒被太守句句道着
心事不覺面上一回紅一回白口內如吃子一般半
个字也說不清潔太守見他這個光景一發是了喝
教左右掇起那些阜隸飛奔上前扯出壽兒手來如
玉相似那禁得恁般苦楚拶子纔套得指頭上疼痛
難忍即忙招道爺爺有有个好夫太守道叫甚名
字壽兒道叫做張蓋太守道他怎麼樣上你樓來壽
兒道每夜等我爹媽睡着他在樓下咳嗽爲號奴家
把布接長繫一頭在柱上垂下他從布上攀引上樓
未到天明即便下去如此往來約有半年爹媽有些

知覺幾次將奴盜問。僕奴賴過。奴家罵付張蓋。今後莫來。省得出隄。張蓋應允而去。自此爹媽把奴換在樓下來睡。又將門戶盡皆下鎖。奴家也要隱惡揚善。情愿住在下邊。與他斷絕。只此便是實情。其爹媽被殺。妾果不知情由。太宇見他招了。喝教放了拶子。起蘇差四个皂隸。速拿張蓋來審。那四个皂隸飛也似去了。這是

閉門案裏坐

禍從天上來

且說張蓋自從與陸婆在酒店中別後。即到一個妓家住了三夜。回家知陸婆來尋過。兩邊急去問信時。

東門外

在書房

陸發因兒子把話嚇住，且又沒了鞋子，假意說道：「還是壽姐收了，教多多拜上。如今他父親利害，門戶緊急，無處可入，再過幾時，父親即要出去，約有半年方纔回來。待他起身後，那時可放膽來會。」張蓋只道是真話，不時探問消息。落後又見壽兒幾遭相對微笑，兩下都是錯認。壽兒認做夜間來的，即是此人，故見了喜笑。張蓋認做要調戲他，上手時常現在他眼前賣俏。日復一日，並無確信。張蓋漸漸憶想成病，在家服藥調治。那日正在書房中悶坐，只見家人來說：「有四個公差在外面問大爺什麼說話。」張蓋見說，

子一驚想道除非妓弟家什麼事故不免出縣相見
問其來意公差答道想是爲什麼錢糧里役事情到
彼自知張蓋便放下了心討件衣服換了又打發些
錢鈔隨着阜隸望府中而來後面許多家人跟着一
路有人傳說潘壽兒同奸夫殺了爹媽張蓋聽了甚
是驚駭心下想道這丫頭弄出怎樣事來早是我
不曾與他成就原來也是個不成才的爛貨險些把我
也纏在是非之中不一時來到公廨太守舉目觀看
張蓋却是个標致少年不像個殺人兇徒心下有些
疑惑乃問道張蓋你如何姦騙了潘用女兒又將他

夫妻殺死。那張蓋乃恩波子弟。只曉得三瓦兩舍。行奸賣俏。是他的本等。何嘗看見官府的威嚴。一拿到時。已是膽戰心驚。如今聽說把潘壽兒殺人的事。坐在他身上。就是青天裏打下一個霹靂。嚇得半個字也說不出。捋了半日。方纔道。小人與潘壽兒。雖然有意。却未曾成奸。莫說殺他父母。就是樓上從不曾到。太守喝道。潘壽兒已招與你通奸半年。如何尚敢抵賴。張蓋對潘壽兒道。我何嘗與你成奸。却來害我。起初潘壽兒還道不是。張蓋所殺。這時見他不認奸情。連殺人事到疑心。是真了。一口咬住。哭哭啼啼。張蓋

清上寬情
如此極好
甚多但不
得空心與
以此此好
太守耳

分辨不清太守唱教交起來只聽得兩傍阜隸一聲
吆喝蜂擁上前扯脚拽腿可憐張蓋從小在綾羅堆
裏滾大的就捱着線結也還過不去如何受得這等
刑罰夾棍剛套上脚就殺豬般喊叫連連叩頭道小
人願招太守教放了夾棍快寫供狀上來張蓋只是
啼哭道我並不知情却教我寫甚麼來又向潘壽兒
說道你不知被那個奸騙了却扯我抵當如今也不
消說起但憑你怎麼樣說來我只依你的口招承便
了潘壽兒道你自作自受怕你不招承難道你不曾
在樓下調戲我你不曾把汗巾丟上來與我你不曾

百思也
有一下不
白的人
之

張世恒言

卷十六

長我的各色鞋。張蓋道：這都是了，只是我没有上樣與你相處。太守喝道：「一事真，百事真，還要多說快快供招。」張蓋低頭只聽。潘壽兒說一句，便寫一句，輕輕裏把個死罪認在身上。画供已畢，呈與太守看了，將張蓋問實，斬罪壽兒。雖不知情，因奸傷害父母，亦擬斬罪。各責三十，上了長板。張蓋押付死囚牢裏。潘壽自入女監收管，不在話下。且說張蓋幸喜早諫，們知他是有鈔主兒，還打个出頭棒子，不致十分傷損。來到牢裏，叫屈連聲，無門可訴。這些獄卒分明是挑一擔銀子進監，那個不歡喜？那個不把他奉承都來問。

道張大爺，你怎麼做恁麼勾當？張蓋道：列位大哥，不瞞你說，當初其實與那潘壽姐曾見過一面。兩下雖然有意，却從不曾與他一會。不知被甚人騙了，却把我來頂缸。你道我這樣一個人，可是令殺人的麼？衆人道：「既如此，適纔你怎麼就招了？」張蓋道：「我這瘦怯怯的身子，可是熬得刑的麼？況且新病了數日，剛剛起來，正是雪上加霜一般。若招了，還活得幾日？若不招，這條性命今夜就要送了。這也是前世冤業，不消說起。但潘壽姐適纔說話，歷歷有據，其中必有緣故。我如今願送十兩銀子與列位買杯酒喫，引我去與

潘壽姐一見細細問明這事我死亦瞑目內中一個獄卒頭見道張大爺要看見潘壽兒也不難只是十兩太少張蓋道再加五兩罷禁子頭道我們人衆分不來極少也得三十兩張蓋依允兩個禁子扶着兩腋直到女監櫺門外潘壽兒正在裏面啼哭獄卒扶他到櫺門只見了張蓋便一頭哭一頭罵道你這無恩無義的賊我一時迷惑被你姦騙有甚虧了你下這樣毒手殺我爹媽害我性命張蓋道你且不要嚷如今待我細細說與你詳察起初見你時多承顧盼留戀彼此有心以後月夜我將汗巾贈你你將合色

鞋束酬我，我國無由相會，打聽賣花的陸婆，在你家走動，先送他十兩銀子，將那鞋兒來討信，他來回說鞋便你收了，只因父親利害，門戶緊急，目下要出去幾個月，待起身後，即來相約，是從那日為始，朝三暮四，約了無數日子，已及半年，並無實耗，及至有時見你，却又微笑，教我日夜牽掛，成了思慮之病，在家服藥，何嘗到你樓上，却來誣害我至此地位，弄兒哭道：負心賊，你還要負盟，那日你教陸婆將鞋來約會了，定下計策，我我幸爹媽聽着，聽下邊咳嗽為號，把布長長垂下來，與你為帶，到次夜，你果然在下邊咳嗽，

我依法用布引你上樓，你出鞋爲信，此後每夜必來，不想爹媽有些知覺，將我盤問幾次，我對你說，此後且莫來，恐防事露，大家壞了名聲，等爹媽不提防了，再圖相會，邪知你這犯心賊，就銜恨我爹媽，昨夜不知怎生上樓，把來殺了，如今到還抵賴，連前面的事都下肯承認，張蓋想了一想道：既是我與你相處半年，那形體聲音料必識熟，你且細細審視，可不差麼？衆人道：張大爺這話說得極是。若果然不差，你也須不是人了，不要說問斬罪，就問凌遲也不爲過。壽兒見說躊躇了半晌，又睜目把他細細觀看，張蓋連問

高麗人
少日可

道是不是快些說出不要遲疑。壽兒道：「聲音甚是不
同身子也覺大似你向來都是黑暗中不能詳察。止
記得你左腰間有個瘡痕腫起大如銅錢只這個便
是色認。」衆人道：「這個一發容易明白。」張大爺你且脫
下衣來看。若果然沒有明日稟知太爺我衆人與你
爲証。出你罪名。張蓋滿心歡喜道：「多謝列位。」連忙把
衣服褪下。衆人看時。遍身潔白如玉。腰間那有瘡痕。
壽兒看了。啞口無言。張蓋道：「小娘子如今可知不是
我麼？」衆人道：「不消說了。」這便真正冤枉。明日與你稟
官。當下依舊扶到一個房頭住了一宵。明早太守升

張蓋從頭至尾細訴一遍太守道你那隻鞋兒付與陸婆去後不曾還你張蓋道正是又與壽兒上去壽兒也把前後事又細細呈說太守道那鞋兒果是原與陸婆拿去明晚張蓋到替付你的麼壽兒道正是太守點頭道這等是陸婆賣了張蓋將鞋另與別人冒名奸騙你了即便差人去拿那婆子不多時婆子拿到太守先打四十然後問道當初張蓋央你與喬壽兒通信既約了明晚相會你如何又哄張蓋不

寧衆禁子跪下將昨夜張蓋與喬壽兒面証之事一

教他去却把鞋兒與別人冒名去奸騙。從實說來。錢
你性命。若半句虛了。登時敲死。那婆子被這四十打
得皮開肉綻。那敢半字虛妄。把那賣花爲由。定策期
約。連張蓋不遇。回來幫兒子殺猪。落掉鞋子。并兒
子恐嚇說話。已後張蓋來討信。因無了鞋子。含糊哄
他等情。一一細訴。其奸騙殺人情由。却不曉得。太守
見說話與二人相合。已知是陸五漢所爲。却又差人
將五漢拿到。太守問道。陸五漢。你奸騙了良家女子。
却又殺他父母。有何理說。陸五漢頓道。爺爺。小人是
市井愚民。那有此事。這是張蓋央小人來親做。賄奸

潘家女兒殺了他父母怎推倒小人身上壽兒不
等他說完便喊道奸騙奴家的聲音正是那人爺爺
止驗他左腰可有腫起瘡痕便知真假太守即教阜
隸剝下衣服看時左腰間果有瘡痕腫起陸五漢方
緩口軟連稱情願償命把前後奸騙誤殺潘用夫妻
等情一一供出太守喝打六十問成斬罪追出行兇
尖刀上庫壽兒依先原擬斬罪陸婆說誘良家女子
依律問徒張蓋不合希圖奸騙雖未成奸實爲禍本
亦問徒罪召保納贖當堂一一判定罪名備文書申
報上司那潘壽兒思想却被陸五漢奸騙父母爲我

而死，出垂露醜，懊悔不及，無顏再活，立起身來，望尸
拜階沿青石上，一頭撞去，腦漿迸出，頃刻死于非命。

可憐慕色如花女，

化作含冤帶血冤。

太守見青兒撞死，心中不忍，喝教把陸五漢再加四
十，湊成一百，下在死囚牢裏，聽候文書轉日。秋後處
決，又拘鄰里將壽兒尸骸抬出，把潘用房產家私盡
皆變賣，備棺盛殮三尺，買地埋葬，餘銀入官上庫，不
在話下。且說張蓋見壽兒觸階而死，心下十分可憐，
想道：「皆因為我，致他父子喪身亡家，回至家中，將銀
兩酬謝了公差、獄卒等輩，又納了徒罪贖銀，調養好。」

了身子到僧房道院禮經懺超度齋壽兒父子三人
自己喫了長齋立誓再不奸淫人家婦女連花柳之
地也絕足不行在家清閑自在直至七十而終時人
有詩歎云

賭近盜兮奸近殺

古人說話不曾差

奸賭兩般都不染

太平無事做人家